



● 作者/Conor Kennedy ● 譯者/李育慈 ● 審者/黃依歆

中共海外「戰略支點」構想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and Chinese Naval Strategy

取材/2019年3月22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China Brief*, March 22/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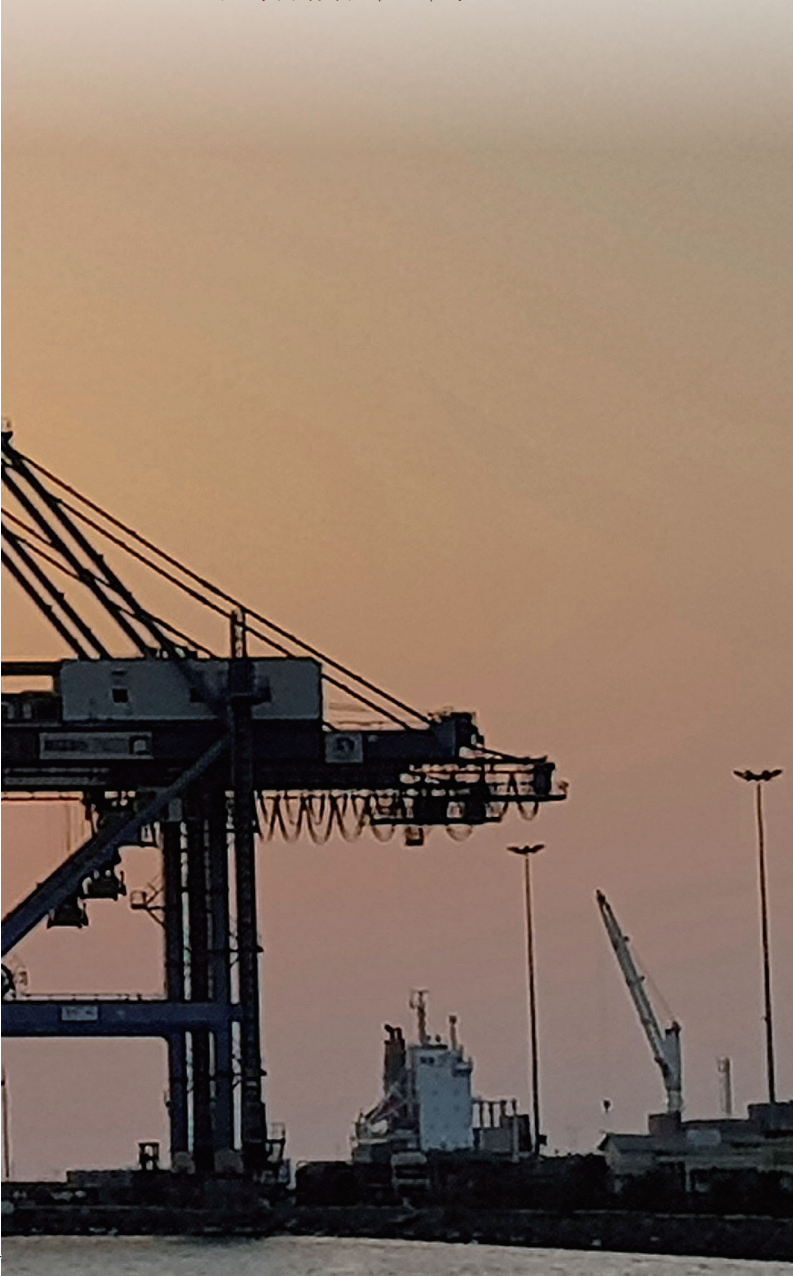
在吉布地成為鞏固中共生命線末端的海外基地之後，中共的「戰略支點」構想逐漸由點擴散至線與面。另與以往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共欲極力避免呈現侵略強權的形象，而是要以互利結盟遂行其戰略意圖。

吉布地係中共的第一個海外戰略支點。(Source: AP/達志)





2017年8月1日，中共海軍田中中將在吉布地海軍支援基地校閱中共與吉布地軍隊。(Source: China Daily)



引言

2017年8月1日，中共在東非吉布地(Djibouti)設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這是一個指標性事件，引發印太國家的諸多疑慮：在吉布地之後，中共還會設立其他軍事基地嗎？若是，會有幾處？中共會在何處設立它們？渠等將如何運用？又如何結合中共軍事戰略？中共政策制訂者與分析家亦正思索同樣的問題。然而，他們採用的是中共獨有之戰略論述構想，故有必要掌握這些構想，以瞭解北京試圖如何向海外投射軍力。

對中共而言，「海外軍事基地」一詞負有重大歷史包袱：國外帝國主義者在他國土地上建立基地，以進行殖民與剝削。另一方面，中共政策制訂者已體認到維持海外基地的價值，尤其是中共海軍可藉此集中必要資源以支援海外行動。為區分中共舉措與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那種掠奪行動的差別，中共軍事思想家便採用了一個專門的詞彙：「戰略支點」。¹ 仔細分析中共對此構想的運用，能提供有價值的見解，瞭解北京對東亞以外的戰略意圖。

瞭解戰略支點構想

「戰略支點」一詞的意涵視使用脈絡而有所不同。某些情況下，它意指準同盟關係；其他情況則使用於海外港口的語境下(《戰略決策研究》，2017年第2期)。2013年《戰略學》將之描述成「為海外軍事行動提供支撐，或作為部署海外軍事力量前進基地」的地點(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年12月)。中共海軍在吉布地的新設施被稱為中共第一個「海外戰略支點」(《世界知識》，2017年7月



26日)。

這個詞彙不僅僅指稱中共基地，美國在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基地有時亦稱作戰略支點。中共觀察家已花費大量時間在檢視這些基地，以闡述他們對發展海外戰略支點的構想。2016至2017年間，中共海軍官方期刊《當代海軍》刊載系列文章，每一篇都在探討美國海外基地的特徵與戰略角色。其中一篇文章將珍珠港視為「美國前進防禦的戰略支點」，若無此港，美國的防線將僅限於國土防禦(《當代海軍》，2016年6月24日)。其他兩篇文章則將迪戈加西亞(Diego Garcia)和關島視為攸關華府全球戰略的戰略支點。²

然而，中共專家旋即指出，中共的戰略支點和其他國家有根本上之不同。他們說明中共的戰略支點為地主國帶來利益，並提供公共安全物資給這些國家。此外，這些基地也不像他國的海外基地一樣，會被用來遂行攻擊行動。³

對戰略支點的需求

戰略支點可提升共軍海外行動能力。目前，是由中共海軍執行大部分的共軍海外軍事任務，主要功能有二：一、保衛中共海上交通線；二、捍衛中共的海外利益。這兩者均有賴中共在印太重要戰略區域的前進軍力部署。根據《戰略學》所述，擴張海軍作戰的地理版圖，有賴於整補點的建立，以及「各種形式之有限兵力部署」(《戰略學》，2013年12月)。

戰略支點可以實現這些需求。共軍軍事科學院後勤研究所一名專家解釋，海外戰略支點藉由有效縮短再補給間隔、擴大對海外共軍部署的支

援範圍，來加強軍方的長程投射能力(《國防》，2017年12月)。然而，僅整補船艦本身並不能滿足海軍的需求。正如中共海軍北海艦隊副參謀長在2010年寫道，人力救援、設備支援及海外泊靠設施等不確定性，乃限制海外行動長期正規化的因素。而中共海外港口設施是構建「海外支援體系」的下一步。⁴

2016年12月，共軍海軍司令吳勝利上將在中共於「非洲之角」打擊海盜行動八周年紀念大會上，提到戰略支點的重要性。他指出，「海外戰略支點建設為護航行動提供了新支撐。我們必須充分發揮海外保障體系的支撐作用，以便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遂行任務、塑造態勢。」⁵

在危機地區旁建立數個戰略支點，對確保持續並有效的兵力運用不可或缺。⁶過去當突發事件與危機爆發時，捍衛中共海外利益之作為是相當消極且被動的。戰略支點使中共得以逐漸轉變態勢，在情勢升高成危機之前加以穩定並控制。它們甚至可能在穩定當地政府與經濟及確保民間秩序上扮演要角(《國際前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15年10月13日)。

正確即時的情報對有效行動至關重要，而共軍專家們相信，戰略支點將具備情報支援功能。

⁷ 來自共軍裝備學院的兩位作者撰文述及海軍「海天一體戰場通用態勢圖」之構建，能整合各種情報來源，提供中共海軍海外行動即時的視覺化資訊。他們表示，此系統可支援中共海軍在戰略支點、海上航道及核心利益區的防禦戰略(《裝備學院學報》，2017年4月)。

一個支點還不夠

2013年的《戰略學》宣稱，中共「要構建依托本土、輻射周邊、走向兩洋的海外戰略支點。」這「兩洋」是指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共顯然將重點資源置於印度洋，通過它延伸至中共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線，俗稱中共的「生命線」。這條線從中共本土橫越南海，通過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線的末端有兩個主要海峽：曼德布海峽(Bab-el-Mandeb Strait)及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強國宏略：國家戰略前沿問題研究》，2016年6月)。鞏固此生命線末端的是中共第一個海外戰略支點——中共海軍在吉布地的支援基地(《世界知識》，2017年7月26日)。

「海上絲路」則接續中共的生命線穿過印度洋，連結此路線沿途的多國港口。「中國港口協會」祕書長表示，中共許多港務公司正透過併購、合資等作法擴大海外投資布局。這些港口被視為建設海上絲路的重要節點(《中國港口》，2018年7月)。中共海軍大連艦艇學院一位專家指出，這些節點每一個

都有可能轉型成戰略支點(《海洋開發與管理》，2016年1月)。

中共戰略家亦將海軍在南海的海島基地視為戰略支點，並相信相互支援的戰略支點網絡，有助於中共鞏固南海的海上生命線航段。2012年，中共興建並擴充西沙群島上的三沙市，2013年開始在南沙群島建設人造島(《海洋出版社》，2016年12月5日；《中國新聞週刊》，2016年5月12日)。共軍及官方資助機構的作者們都將這些行動描述為建設戰略支點，目的在強化中共在南海的地位。

中共海軍大連艦艇學院的三位作者討論了在南海建立此網絡之戰略邏輯，以及這些島嶼可能對海上絲路沿線海軍行動所提供的支援(《第八屆海洋強國戰略論壇論文集》，2016年10月21日)。圖1顯示了南海戰略支點環環相扣的性質。

此戰略支點網絡與中國大陸鏈結，旨在鞏固麻六甲海峽東邊門戶的軍事部署。隨著吉布地海軍基地就定位，中共已鞏固生命線遠端的軍事部署。然而，中共海軍尚未充分著手保

障麻六甲海峽西方門戶，許多中共分析家推斷這將是共軍的下一步(《新東方》，2014年9月23日)。⁸

戰略支點構想之討論並不僅限於印度洋與南海。其他官方文獻近期亦將此詞彙運用在更大的範疇，探討中共全球利益的擴張(《世界知識》，2018年6月)。中共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主張在多個地區構建數個戰略支點(《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6月)。例如，有些人建議在南太平洋構建類似的戰略支點網絡(《戰略決策研究》，2017年第2期)，他們主張控制這些地區的戰略支點，有助緩解南海在靠近本土的海上挑戰造成之戰略壓力(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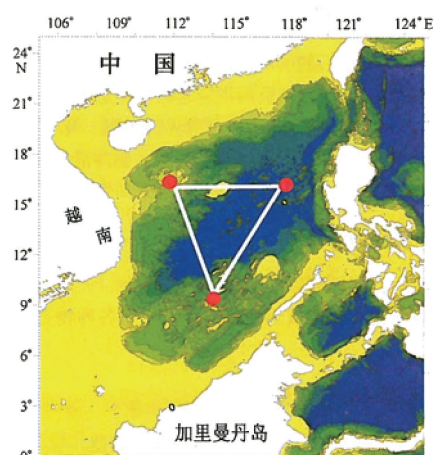


圖1：南海的戰略支撐點建設假想圖。

(Source:《第八屆海洋強國戰略論壇論文集》，2016年10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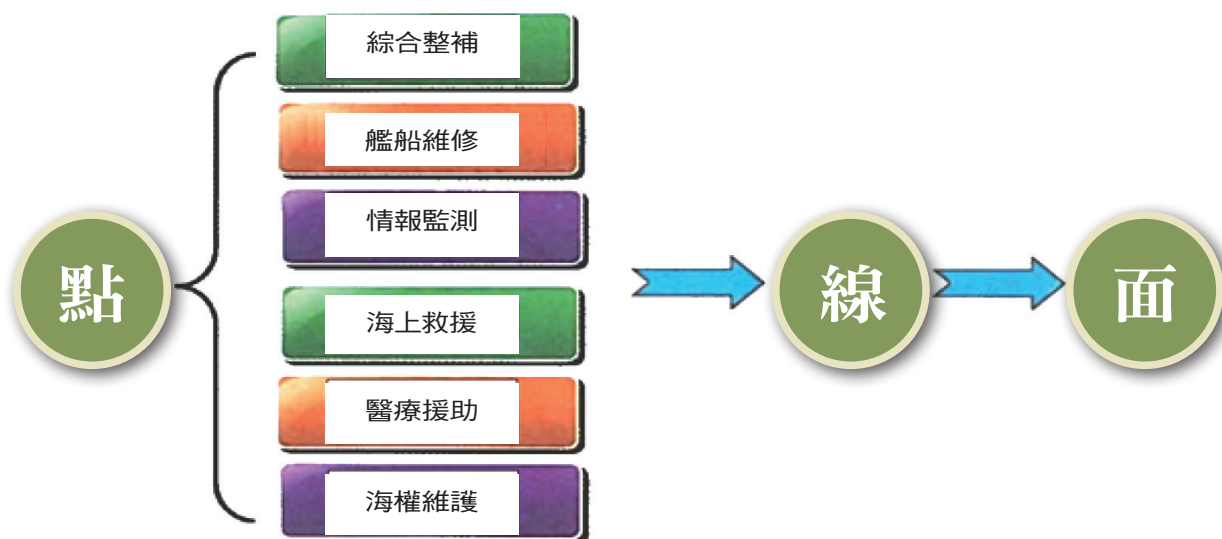


圖2：「海上絲路」戰略支撐點建設的點、線、面戰略。(Source:《第八屆海洋強國戰略論壇論文集》)

共商務部，2017年5月23日)。

然而，目前中共生命線在吉布地與南海之間的北印度洋，具有戰略支點涵蓋面上的巨大落差，使得此區成為當前的優先項目。在北印度洋的瓜達爾(Gwadar，位於巴基斯坦)和漢班托塔(Hambantota，位於斯里蘭卡)，經常被提及是未來可能成為戰略支點的港口(《改革與戰略》，2017年3月)。瓜達爾港位於行經荷莫茲海峽的有利位置，乃中共能源進口的關鍵通道；而漢班托塔港則是提供整補、修理與泊靠的極佳印度洋中繼站(《中國水運》，2015年12月)。

建立海外支援系統

中共戰略家已在探討整合個別戰略支點成為一個海外支援系統的必要性。結合單一「點」成為「線」的必要性，已成為討論戰略支點的共同議題(《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6月)。中共海軍指揮學院官員描述未來的基地布局為「點線結合」

及「控制咽喉」。⁹ 中共專家亦指出，這些「線」最後應整合成「面」(《第八屆海洋強國戰略論壇論文集》，2016年10月21日)。

中共海軍大連艦艇學院說明戰略支點在「『海上絲路』戰略支點構建的點、線、面戰略」功能(《第八屆海洋強國戰略論壇論文集》，2016年10月21日)。該構想呈現於圖2。

關於「面」的議題目前仍不明朗且多少具有敏感性。有些針對戰略支點之相互支援網絡的討論，刻意避免述及每一個支點的連結，主要是怕引發外界對中共更大野心的疑慮。誠如共軍國防大學戰略安全研究所一位作者所言，戰略支點建設中「點」與「面」的關係必須適當處理，以降低引發國外觀察家與地主國的憂懼，因為他們可能會負面詮釋此擴張。中共應務實規劃多個「點」，但只讓它們當中的一些「開花」。有些「點」可以重點突破，但不能多「線」並進。最具戰略價值的戰略支點應優先發展。¹⁰

若中共最終採取這種作法，我們很可能將會見證戰略支點建設進入快速發展的初期。接下來可能是民間港口基礎設施逐步成熟而發展為更健全的后勤支援網絡，並將位於海上生命線的中段沿線，鏈結南海各地點。

結論

本文旨在回答中共發展海外軍事支援能力作法上的若干關鍵問題。追蹤中共對戰略支點的討論，可闡明中共建立海外軍事部署的意圖。重要的是，這個詞彙驗證了中共在非洲之角和南海建立之軍事設施間的關係，儘管兩者看似無關。有關戰略支點的學術探討極為普遍，許多中共專家從兩個層面探討此議題。許多人深入檢視戰略支點在支援中共海權上扮演的角色（《國際安全研究》，2015年2月）。然而，另有一派的說法係以此詞彙作為結盟之替代性構想：在此脈絡下，對戰略支點的學術討論往往鼓吹中共放鬆——但不是

放棄——其不結盟政策（《當代亞太》，2014年第1期）。

北京已試圖盡量減少一帶一路戰略的安全面向，以降低媒體對中共未來地緣政治意圖的負面報導（《中國國防報》，2017年5月5日）。然而，自2013年中共構建海外軍事部署與基地以來，「戰略支點」一詞的廣泛使用看似已獲允許公開討論，這種方式能讓中共將自身定位成較善良的國際行為者，有別於過去貪婪的其他帝國強權。鑑此，瞭解本文討論的這些詞彙與構想，對評估中共未來的海軍戰略至關重要。

作者簡介

Conor Kennedy係位於羅德島紐波特(Newport)的美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教官。他於南京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Johns Hopkins University-Nanj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取得碩士學位。

Reprint from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戰略支點」亦常被稱之為「戰略支撐點」，兩者互通。參見王多月，〈戰略支撐點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2017年5月20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頁27。
2. 李大光，〈關島基地：美軍西太軍事要塞〉，《當代海軍》，2016年第2期，頁60-62；楊燕南，〈迪戈加西亞：美軍印度洋上不沈的「航母」〉，《當代海軍》，2016年第7期，頁52-55。
3. 許可，〈構建「海上絲路」上的戰略支點〉，《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6年第5期，頁13。
4. 王濱，〈護航行動海外保障點建設思考〉，《海軍雜誌》，2010年第12期，頁2。
5. 參見梁慶松、王元元，「海軍召開亞丁灣護航8周年研討會」，《人民海軍》，2016年12月30日，頁1。
6. 許可，頁12。
7. 同前註。
8. 許可，頁10。
9. 描述中共基地布局的原文為「點線結合、控制咽喉、依托城市、重在長遠。」參見譚力、汪麗、韋政，〈新安全觀視域下海外基地轉型重塑的影響及啟示〉，《國防》，2017年第9期，頁41-45。
10. 原文為「可以多點運籌，但不宜全面開花；適宜重點突破，不能多線並進」。參見胡欣，〈中國的海外戰略支點建設需要處理好五對關係〉，《世界知識》，2018年第3期，頁74。